

# 《北上》作者徐则臣:最年轻的“茅奖”得主

3月3日,根据徐则臣(见图)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北上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后,备受关注。徐则臣坦言:“希望观众在电视剧《北上》中体验到流淌在教科书里、流淌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条河流,如何也真实、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。”

为写好途经家乡大运河的千年历史传奇,徐则臣砥砺四年,潜心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。徐则臣从小在运河边长大,他的文学生涯与大运河有关。无论是早期的“花街系列”,还是2015年摘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的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,字里行间都隐伏着大运河水汽氤氲、明亮浩瀚的身影。



## 大运河边的少年

1978年,徐则臣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青湖镇尚庄村。父亲是村里医务室的医生,原来在小学教书。家里的10亩田地,主要靠母亲一个人操劳。很小的时候,他就学会了放牛、种地。高中阶段,徐则臣去四十里外的县城念书。高二时,他开始写第一篇小说,到了高三开始写诗。

1996年,徐则臣考入了淮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。“暑假里,有个和我关系挺好的朋友住我隔壁楼,假期里勤工俭学。我作了写的决定后想找他分享,那天他不在,过几天就听说他在学校门口被人活活打死了。这件事对我影响非常大,我刚决定把文学作为职业。”

大二的时候,他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插班生,毕业后,回到淮阴师范学院当教师。教了两年写作课和美学课以后,徐则臣有些厌倦了重

复、单调的授课,另外是精神上的孤独感,找不到分享文学、写作的朋友。他决心重回校园,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的研究生。

## 在北京的漂流与写作

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,徐则臣先在未名湖畔的镜春园租房居住,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,房租一个月800块钱。那时的徐则臣经常骑着自行车,从北大出发四处游走。有了稿费收入,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时候,他从平房搬到了楼房,在北大西门外的芙蓉里和朋友合租。

徐则臣去西苑买菜的路上,经常能见到办假证者、卖盗版光盘和假古董的贩子,还有在北大旁听的流浪青年,在大街上卖苦力的农民工和人力三轮车夫,更有大量心怀“北大清华梦”的外地考研大军。在徐则臣的“京漂系列”小说里,主人公大多是到北京讨生活的外地人。靠着《西

夏》《啊,北京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午夜之门》,徐则臣开始进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。

## 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

40岁以前,徐则臣写出了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:《耶路撒冷》和《北上》。《北上》是徐则臣计划中的“大运河三部曲”系列小说的第一部。

“古人说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我要做的只能是下笨功夫……我在4年里读了六七十个关于运河的书,但还是不行,就重新走了一遍运河,从南到北,把运河沿途的重要水利枢纽、水利工程全都走了个遍……这也是小说写得艰难和时间漫长的重要原因。”小说时间线横跨百年,写出了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。

如今,徐则臣是《人民文学》的主编,这本杂志对新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十几年里,徐则臣的工作是翻阅自然来稿,十几年后,

他已经承担起杂志的日常工作。每天的工作需要打开邮箱,那里边不动就是读者发来的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。即便文学早已经身处“边缘”,“边缘”上仍然挤满人,翘首以盼。

## 读了莫言的博士

在工作和写作以外,徐则臣目前正在攻读文学博士学位。他也是莫言到北师大任教后,十几年里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。“一个是我觉得如果再不念书,我真的念不动了。第二个,我觉得我写作里面其实缺了一大块版图,比如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这一块资源……对我来说,莫言老师是我尊敬的作家,还是我的师长,人家的确有我学习的东西,而且我们平时交流特别好。我个人的写作,如果想可持续发展,我觉得读他的博士生是必要的。”

(摘自《新民周刊》2025年第10期 张英/文)

# “两弹一星”背后的厨师

狂风肆虐,风沙漫天,他站在外面吃着馒头和稀饭,感受着刺骨的寒冷。但这些困难并没有击垮他,反而激发了他更加坚定的信念。他知道,自己正在为国家做一件大事,一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大事。

在基地里,蒋宗泰被分配到小灶食堂工作。这里的服务对象,正是那些后来被誉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科学家们。这些名字如今已经载入史册,但在当时,这些“大人物”只是蒋宗泰眼中的普通食客。平日里,他留心观察着每一位科学家的饮食习惯和偏好。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,却成了蒋宗泰工作中的重要内容。他用心烹饪每一道菜,尽量满足科学家们们的口味需求。在那些紧张而忙碌的日子里,科学家们常常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按时回来吃饭。蒋宗泰和同事们便耐心地等待着,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,从未有过怨言。

1964年6月,中国第一颗



原子弹的爆轰试验即将进行。蒋宗泰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去,但作为一名厨师,却以另一种方式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他深知,这不仅仅是一颗原子弹的诞生,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奋发图强的象征。成功那一刻,蒋宗泰和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一样,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和骄傲。

在221基地的日子里,蒋宗泰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困难。当时行政人员住帐篷,那帐篷挡不住风沙。蒋宗泰和同事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,被子和头发上会结上一层白

霜,“被子上每天能倒一捧沙”。蒋宗泰和同事们忍受着风沙和寒冷的侵袭,然而,他从未有过怨言和后悔。他的同事们有的因为无法适应艰苦的环境而离开了基地,但蒋宗泰却坚守了下来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“两弹一星”精神——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大力协同、勇于登攀。

如今,蒋宗泰已84岁了,视力已经模糊,但他依然充满了对那段岁月的怀念和骄傲。他时常跟晚辈们讲述那些年的故事,用自己的经历激励着年轻一代,让他们铭记历史,珍惜当下,开创未来。

蒋宗泰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师,却以他的平凡书写了一段不平凡的神奇。他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、坚忍和执着,见证了“两弹一星”事业的辉煌。蒋宗泰,一个值得我们铭记和敬仰的平凡英雄,他的事迹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勇往直前、不断奋斗。

(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2025年第6期 梁水源/文)

# 理想是什么

张建云

准备熬粥,到超市买大枣、山药、核桃、南瓜,回来时发现忘记了买米。于是,粥难成。

孩子们的学习很像熬一锅营养丰富的粥,有热情,有态度,下工夫,能吃苦,就是没理想。理想如米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
人生如粥,不熬不成。很多人都在过着一场忙碌精彩但缺乏主题的人生,散场的时候未免带着遗憾、带着悲凉、带着后悔而去。回想开场之际,无非是熬粥的时候忘记了添一把米。

没有米的粥不叫粥。世间有多少人一生都在准备,到最后竟然没喝上一碗有内涵的粥。

强化理想应该像强化纪律一样严

格和周密,这就是不忘初心。初心就是方向。一条大海里乘风破浪,可不知道往何处去,那么船上的人是迷茫的。很多事业的失败、学习的落后往往不是没有资本,也不是没有机会,而是没有方向。

我们应该满怀真诚、从不懈怠地去熬粥,但前提是不忘记买米。不但要买米,有时候还需要种、养、收。因为所有的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,必定要经过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

令人担忧的是,很多人着急,在春天的时候就把种子熬成了一锅香喷喷、美滋滋的粥。吃过粥发现,第二日、第三日以至于一年都没有粥。对于孩子的学习,有些家长们的理想就仅仅是今天的一碗粥,而忘记了整个人生的一锅粥。我们的生活

便出现一个奇怪的场景:少壮很努力,老大却伤悲。

理想不可片刻分离。理想才是我们粥锅的米。不妨问一下家里孩子,你的理想是什么?考上好大学、找个好工作不是理想,而考上好大学、找个好工作,为更多的人服务才是理想。为更多的人服务才是锅里的米,熬成粥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喝。自古以来,受人尊敬、得人爱戴者都是把自己的粥熬得精细美足,然后送给想喝粥的人。孔子熬了一锅儒家思想之粥,特蕾莎修女熬了一锅拯救贫穷之粥,爱迪生、牛顿、居里夫人熬了一锅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之粥。

请问,我们的孩子想熬一锅什么粥?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## 梦呓

陈陟云

当是某生某世。一个春意耐然的下午  
松间竹影,一幢回形的房子,庭榭环绕  
我只走一侧  
桃花在远处处于开与未开之间被我移入脑中  
光照暧昧,万年青的叶子晃动  
仿佛一晃万年

我和我的相遇这一回该不是梦呓了吧  
婢女款款而至  
但时间的密码遗落在历代,墙墙林立  
铜镜悲情而嘶哑  
一尊光滑的柱子,被刻上难懂的图案  
失忆总是常态  
我的体内,在期待之中盛开温暖的年轻

言辞泛滥的年代,叙述只为某种无从把握的情绪  
你我之间,水面辽阔,安静而透明  
只有虚构寒光凛冽  
只有流水擦亮忧伤  
一生何其短暂,一日何其漫长

(摘自《黄昏之前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## 体面

冯磊

钟叔河。40多岁的作家与90多岁的学者侃侃而谈,气氛融洽。这是其理念相近或认知相同模糊了年龄的缘故。

钟叔河说:“人生无大志,只求60分。”他想起早年在收购站与人抢购一本书的往事,哈哈大笑,像个孩子。我想,那些活得比较长久的人,大都是这种比较简单的人吧。

对话的结尾,钟先生说:“我的衣裳也不要更新了,我穿不烂这件衣服了。”

要言

子到此结束。

人是一架机器,有血有肉的复杂的机器。只要是机器,就会出现故障。但是,我们总希望在这架机器出现故障之前,尽可能多地做点事儿。这样,人生就有了一点明亮的底色。

让我感到震惊的,还是钟先生的坦荡:知道生命的尽头就在前方,但还要微笑着走下去,还要尽可能给生命留下一丝暖意。这背后有一种勇气。

这事关某种体面和尊严。

(选自《读者》)



## 春之疲倦

曹予

举着相机,我走进春天。无关摄影上的任何抱负与野心,仅仅觉得只用眼睛打量世界是遗憾的。现在好了,镜头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。切割、取舍,形变、色差,让人迷恋的耳目一新的视觉。我从未哪怕一次,停止过挂着相机出门的激动。

去的还是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,拍的还是往年春天拍过的那些东西。梅,让终年无人问津的河畔,扬眉吐

气了一回。海棠开在楼下,只因没人修剪,无拘无束、为所欲为得那么明显,恍惚把人带到旷野。乌桕的种子,没在冬天被鸟儿吃光,襁褓似点点的雪,它还动静静,还让人迷恋有动静……再一次,我把镜头对着眼花缭乱的春。

像我这样,在春天里一直按快门的人还有很多。美,装满了每个镜头。一次又一次的采摘,一次又

我爸退休后和我妈做起了小买卖,原本驾驭大型吊车的老司机,摇身一变成了个站在小货车前春风满面的货郎。这不是华丽转身,而是在生活面前无奈的妥协。从那以后,我爸又在市场上站了十几年,直到我小弟结婚,才再次宣告退休。

可我爸永远不服老。

那天超市搞活动,我爸买了一袋25公斤的面粉,用他的爱车驮到楼下,让邻居搭了把手将面袋子放在自己肩上,就步履矫健地上了二楼。得知此事后,我和我弟惊得珠子都快掉出来了,我爸却自豪地一笑,说:“这才到哪儿呀,想当年,40多吨的……”

我妈抢白道:“40多吨,那是你用手拎起来的?”

一天晚上,小弟打来电话向我控诉:“今天咱爸又创造了奇迹——下午他想出门,防盗门却打不开了。他竟然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,像特种兵一样从家里二楼的窗户溜下去了……”

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:“摔着没?”

“啥事儿没有。”小弟没忍住,笑了起来。

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他咋敢这样从二楼下去。

第二天,我跑回去“勘查现场”,看了半天,竟不知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哪儿。我站在窗前笑而不语,我立刻紧张起来:“拴你腰上了?妈呀,你也不怕被拽出窗外?”我妈笑着一挥说:“放心吧,啥事儿没有。”

见我一副“兴师问罪”的架势,我爸一个劲儿地宽慰我:“不用这么紧张,不就是二楼吗?”

说起来,这二楼确实也不算高,可他老人家都87

岁了呀!(摘自《品读》)

## 我爸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陈吟

